

神秘文化系列·



神魔记

户林幻境

姚无伤◎著

古老奇异的道术秘笈
眼花缭乱的道法场景
上古法器，惊天奇阵，密宗，道术，阴阳，禁咒
——
道，非常道……



神魔记

I 户林
幻境

姚无伤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魔记.I/姚无伤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5399-2771-8

I.神… II.姚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4685 号

神魔记 I——尸林幻境

著 者: 姚无伤

责任编辑: 于奎潮 顾文喆

文字编辑: 卢培金

封面设计: Z2 工作室·张子建

责任监制: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9

印 次: 2008 年 4 月第 2 版,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2771-8

定 价: 23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2008 年超重磅出击—— “盗墓”已成往事，“风水”轰然而来

当大师开始写作，当命理乾坤走入小说，故事的精彩已非你能想象！
05 年的玄幻，06 年的穿越，07 年的盗墓……接下来，我们看什么？

纽约首席华人风水大师亲手推开易世界神秘之门
领阴阳二气，展神秘内核，小说革命，就此爆发！



红尘◎著

望你一眼就知道你半生命运，这样的女人你敢不敢让它靠近？

展页即关乎国家命脉、天下兴亡，这样的宝鉴，你愿不愿打开？

手握天下最神奇强大的风水术《龙诀》，那个神秘少女的人生，将会如何？

你无法不期待这样一部作品，在厌倦了老套的题材和千篇一律的模式之后。

你无法不着迷这样一部作品，在领略了风水文化真正的神秘与神奇之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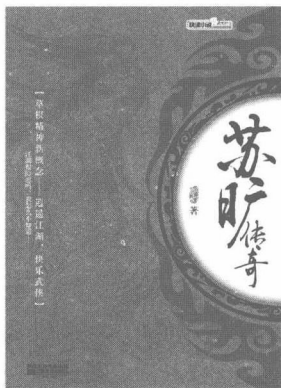
它是中国最专业的一部惊险小说，它猎奇，它惊悚，它幽默，它悬念迭出环环相扣、刺激你的心脏和眼球！

最重要的是，这样一部小说，你从来，从来不曾见到过。

28057A

快读小说 武侠控 III

2008 年重磅推荐——《苏矿传奇》，
女子武侠的惊人之笔！



飘灯◎著

是谁说女孩子笔下无江湖？
是谁说咱们武侠穷途末路？
汪洋大气，碧海凉沙，热血
豪情，义气潇洒——
江湖中最后一个浪子，横空
出世就是为了震撼你！

快读小说 奇幻控 III

地狱之门向我们打开——《阴间》



星子◎著

你曾听说过我们生活的空间外
还有另一个空间吗？
你曾经感觉到有莫名的东西在
你身边游走吗？
你曾经做过不可告人的亏心事吗？
你有过无法解释、别人根本不
相信的经历吗？
请尽快看这本书，错过——就
再不会有机会了解你这些疑问。



第一章·异客 /1

第二章·神符 /11

第三章·僵尸 /19

第四章·湿婆 /33

第五章·事起 /47

第六章·京师 /55

第七章·初遇 /66

第八章·破阵 /72

第九章·花妖 /82

第十章·伴琴 /88

第十一章·上路 /98

第十二章·误人 /103

第十三章·迷药 /109

第十四章·妓院 /114

第十五章·幻图 /119

第十六章·真相 /128

第十七章·南昌 /135



目
CONTENTS
录

第 十 八 章 · 京 城 /147

第 十 九 章 · 老 头 /157

第 二 十 章 · 宝 物 /168

第 二 十 一 章 · 秘 密 /181

第 二 十 二 章 · 豆 寇 /190

第 二 十 三 章 · 法 坛 /198

第 二 十 四 章 · 恶 斗 /207

第 二 十 五 章 · 重 逢 /219

第 二 十 六 章 · 天 机 /229

第 二 十 七 章 · 犬 奴 /240

第 二 十 八 章 · 圣 巫 /253

第 二 十 九 章 · 徭 役 /263

第 三 十 章 · 冥 河 /271

第 三 十 一 章 · 黄 泉 /281

第 三 十 二 章 · 脱 胎 /289



异客

第一卷

SHEN
MO
JI

江南三月，正是草长莺飞的时节。北方各地刚稍露春意，江南已经是绿色满眼了。

经过数十年征战，这天下已经是大元朝了。蒙古人做皇帝把人分成四等，最下一等是为“南人”，基本上是指江南的人士而言。元灭南宋是纵横天下的蒙古铁骑最困难的一役，杀戮也颇惨重。得天下后，竟有蒙古大臣建议杀尽南人，最终被元朝的贤相所阻止。

江南之地虽经战火残破，但毕竟是天下精华萃聚，恢复起来也是很快的。尤其是当年北派道教的一代宗师丘处机远赴西域面见成吉思汗，为道教争得了一席之地。江南道教以江西龙虎山传下的天师一派为正宗，也连带受到重视。所以，龙虎山一带虽有战火，倒还算未被大兵所蹂躏。

蒙古人做皇帝，对道教的态度也与前代汉人皇帝差不多。丘处机承王重阳真人所立道派为全真派，固然在北方盛极一时，但全真派以清静无为立教，丘真人还自宫以求道，对于深宫中美人满眼的皇帝而言，其实并无太多用处，加以丘真人仙去后弟子无能，竟在佛道两家的辩论中败北，一行十八人被强制剃度为僧。另外蒙古人本来就崇敬喇嘛，加以喇嘛中有习密宗者，于是喇嘛就更兴盛起来。

喇嘛教皇帝玩乐自然是优长，但国家毕竟以农粮为立国根基，逢到旱涝不均的年头，还是需要道士祈雨求晴。全真派炼内丹固然是好手，求雨却非所长，加以毕竟是新的宗派，没有龙虎山天师门下历史悠久，掌天下道教门庭这差使，还是落在了龙虎山天师一脉上。

这年正是大元至正三年，龙虎山大天师、掌管天下道教事务的张真人受元朝的诏命，随身携带天师印、天师剑入京，一是为皇帝祝寿，一是当今蒙古皇帝在后宫练“大欢喜禅定”有暇，也喜欢天师一脉的符咒道法与“房中术”。听说天师一脉自汉朝末年传到今天，宗派不绝以外，天师的印、剑也一直没有失落过。听说两件法器有无边法力，能驱除百鬼、斩妖避邪，所以要找来看看。

天师一走，龙虎山不免热闹起来。天师一脉是所谓“火居道士”，娶妻生子都可以不忌讳，平日虽然修炼符咒道法，但毕竟有家居的气氛。本代天师性情冷峻，上清宫中虽然不乏温情之处，欢笑还是少了些。天师一走数月，大家多少有些嬉游之心。

这日早晨，几个小道士做完早课后去山下溪流中挑水。上清宫中自然有水井，但小道士挑水的活儿是不可少的，这是修炼道法的第一步功课。道家讲究既身成仙，如果身体不好的话，谈何成仙了道？

这天轮班挑水的小道士是五个人，大者十五岁，小者十三岁，都是本代天师的再传弟子。挑水看似不重，实际上水桶的桶底特厚，中夹铅板以增加重量。所以，这班小道士虽然最短的才入门三年，却已练就了一身不错的气力与轻身功夫。道法固然只学了点皮毛，武功倒是颇为不浅了。

几个小道士笑闹着往山下跑，最大的那个颇有些大师兄的样子，稳重地走在最后，看着前面的几个师弟打闹。

大师兄法名叫做静常，道士都冠自己的姓氏，大师兄俗家姓林，所以平辈都叫他林师兄或者林静常。在天师一脉的再传弟子中，算是一个出色的人物，武功功底不浅，道法也开始入门了。

“大师兄，上个月师父开始传我驱物之法了。”说话的是最小的师弟

徐静明。这个师弟是目前最小的弟子，只有十三岁，上山也不过三年时间。

林静常一惊。驱物之法是道法的一种，也称为“大挪移术”，虽然不算什么高深的法术，但以符咒驱动物体也不是很简单的事。画符如果想有灵效，必须凝神静气，把神气灌注符中才可以。否则，即使符咒无错，其实也是没有效果的。

林静常虽然吃惊，但还是很替师弟高兴，毕竟这也是修炼有成的结果。于是问道：“练到什么程度了？”

徐静明颇不好意思：“昨日晚课时才能把符笔连成一气，还未敢对实物发放过。”

晚课的地点在上清宫的侧殿。一般来说，上清宫内毕竟是修炼之所，道法武功固然可以传授，但一般不在宫里使用或者练习道法。练习的地方基本是在龙虎山的后山。道法不是炫耀的东西，不能在不适合的地方使用与练习。

林静常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妨到后山试演一下。”

徐静明道：“天师他老人家也不在山上，各位师叔师伯不是跟天师进京，就是忙着在观里修炼，不如我们就在溪边试试吧。”

林静常想想也觉得没什么，毕竟徐师弟昨日才把符一口气画完，功力尚还不算入门，即使驱物也不会高远，也不会驱动过于重大之物，溪水边平日里基本无人，试试也无妨。

几句话的工夫，师兄弟几个已经到了溪水旁。此处山溪清冽甘甜，周围全是翠竹环绕。据派中长者言，这里的溪水泡茶强于井水千倍。但溪流清浅，取水的小道士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桶装满。

到得溪边，林静常让二师兄王静怀去溪边装水，自己领着师弟李静心、赵静如看小师弟的驱物之术。师兄弟五人中，只有大师兄与二师兄练成了这种道法，其他两个师弟还在打熬功夫的阶段，师父尚未传以道法。

徐静明请几位师兄站在自己身后，然后凝神静思片刻，伸出右手食



中二指捏成剑诀，在面前画了一道符。此符颇复杂，共七十二笔，要一口气连着画完，不能有停歇，并且不能有一笔的错漏。画的时候起笔为吸气，最后一笔收尾后，一口气才能吐出。

徐静明屏气后起笔第一下，指尖就有微光闪动，随着这道符越画越完全，指尖的金光也越来越亮，整个符在空气中显露出来，就像在纸上用金粉写字一样。画完最后一笔，徐静明把屏住的一口气呼出，剑诀一领漂浮在虚空中发着淡淡金光的符，对准溪水中一块不高的石头发了过去。

林静常暗呼一声：“不好！”他们取水的地方是片竹林，龙虎山风景清幽，道士们毕竟是修炼之士，长日无事的时候，把经常游逛与修炼的地方都打扫得很干净，溪水边也不例外，周围竟没有碎石、断木之类的东西，只有溪水中有几块很大石头。虽然不是植根于地、与山体连接，但也颇为巨大，最小的一块也至少有五六百斤上下。符咒驱物固然是引天地力量为我用，但也是自身精气所至才可。常人经过锻炼，能用手抬起五六百斤重物并不难，难在隔空抬起。徐静明如果用手搬动石块自然无事，但用符咒驱动，则未必能如意。只有功力逐渐加深以后，才能驱千斤重物为无物。如果只看目前的功夫，驱物的道法还未必有用手搬动有用。

林静常之所以叫“不好”，是因为对于第一次隔空驱物而言，这个目标实在是太大了些。天师一脉弟子初学这种道法的时候，师父会根据他们平时修炼的情况让他们驱动某物。即使有什么差错，也不会反伤自身。从无一个师父会让弟子第一次使用道法的时候，就驱动如此重的东西。一旦弟子功力不足，符法反挫自身的话，轻则受内伤，重则一生无法再练习道法。

林静常六岁拜入师门，十二岁开始学习道法，这中间的诀窍自然是知道。但符法如电，如何能来得及架挡？空中那符带着淡淡的金光，就打在了溪水中的石头上。金光一闪即散，散于整个石头的表面，仿佛石头本身发出光来。徐静明口诵真言，剑诀划动，向溪水对岸上游的方向

一指。那大石横移数尺，被符法驱动到了对岸的竹林中，竟然看上去行有余力的样子。

林静常颇为惊讶。按照一般的弟子来说，第一次挪移五六百斤重物虽然也不是没有，但吃力是肯定的。如此行有余力的手法，至少要修炼此术半年以上才能做到。小师弟刚刚入门就有这样的功力，实在是天生修习道法的材料。

大石移到竹林后平平落下，此地地气潮湿，并未激起太多的尘土，却传来一声惨叫。师兄弟五人皆大惊——此地从来少有人来，大石落地之前又专门看好一块空地落下，连竹笋都没有一根的地方，怎么会有人惨叫？

林静常飞身跃过溪水，停在大石前一看，是一个年老的山农被石头压在了下面，地面潮湿，石头已经陷入土内，看来是把这山农的下半身也压入土中了。其他几个师弟也都赶到，不由得面面相觑。要知道道家以厚物爱生为本，妄杀自然是被列为禁忌的事，即使是误伤生灵，也是要受到责罚的。眼见这老山农半身被砸在山石下已身负重伤，这几个年轻弟子不免都有些慌乱。林静常毕竟年岁稍长一些，虽慌而不乱，手一起就是一道金光闪动，笔走龙蛇一般在空中画了一道符。这符自然也是挪移术所用的九符之一，其他八符驱物多少要有些拖拉或刚猛，唯独这道符是“绵符”，驱物于无声无息。林静常怕起去山石的时候过于刚猛，使本来就受伤的山农伤上加伤。不料符法一动，本来应该飘然升起的山石左右晃了两下，竟然没移动！那老山农又受此重创，两眼一翻昏了过去。

林静常大惊，自己学习道法已经数年，虽然在年轻一代中不是最高明的，但这等简单的道法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出问题的。眼看老山农已经晕过去，林静常知道时间紧迫，再不把他弄出来施救的话，他年老气虚容易出大问题。当下也未多想，直接手挽法诀，把“玄阴真火”用了出来。

道家法地相天、阴阳互用，虽然最后都是阴阳相生，但起手的功夫



也分成不同的两派，一派以阳火为入手，一派以阴水为入手功夫。林静常师父这派，正好是用阴水为入手、化生阳火的那一派。林静常入门日久，已经练到了“玄阴真火”的初步功夫，斩妖除魔未必好用，对付山石肯定没有问题。

法诀一引，林静常咬破舌尖，一口血喷到空中，在法诀的一带之下，在空中一闪就形成一个太极图的样子，闪电一般打到山石上，看那去势，似乎会把山石打碎。可是当这太极图打在石头上之后，竟然毫无声息，连尘土也不起半点，反而是瞬息之间就渗了进去。林静常顿了一下，伸手虚空横推一下，整块山石竟然如同面粉堆成的一般，向侧方垮塌了下去。这块五六百斤的大石，已经在瞬间被“玄阴真火”化成了散沙。

几个师弟赶忙跑过去想扶起被压住的老山农，林静常站在那里努力调均气血。“玄阴真火”是修炼者本人精血所化，修炼没到家如林静常者，要借自身鲜血才能外发真火，对自身伤害很大。如果连续用自身鲜血御发七次真火，不死也残。

几个师弟跑到老山农身边，正打算把他从粉碎如沙的碎石中弄出来施救，一阵微光闪过，老山农不见了，碎石中躺着一支折成两段的竹竿。虽然石粉沾染，但可以看出是新近斩下的竹枝，上面还有一张已经破损的符纸。

正在大家惊疑不定的时候，竹林中传来一声阴笑，走出一个手持拂尘、头带九梁道冠的枯瘦道士。拂尘往下一刷，似乎是要刷一下鹤髦上的灰土，但下刷以后拂尘一扬，那断成两截的青竹枝与符纸就都凌空飞起，落到了他的手上。

二师兄王静怀看大师兄脸色尚未恢复，只好上前打了一躬道：“老师是哪位？与弟子开这个玩笑是何用意？”

那道人冷笑道：“天师门下弟子我当有什么了不起，竟然连这么点借物寓形的法术都看不破，还称什么天师？”

王静怀强压怒意道：“我们是天师门下刚入门的弟子，道术浅薄也是正常的。老师高人，何苦与我等小辈开这个玩笑？”

那道人又是一声冷笑“我岂有时间跟你等开玩笑？今天来到你们的龙虎山，就是想先让尔等传个消息。”

王静怀道：“请问老师想传个什么消息？传给鄙派的哪位道长？”

道人道：“告诉你们天师，云南鸡足山的枯心道人来找他了。”

王静怀道：“天师去了京城，至今还未回来。”

枯心道人道：“今早他已经回来了，你们去告诉他便是。”

王静怀道：“既然天师已经回到山上，老师直接去上清宫不好？与我等小辈开什么玩笑？”

枯心道人道：“今日你们天师一回来，就用三层符咒封锁了全山，并且在上清宫四周布下了太清五行阵，我虽破此阵是举手之劳，但毕竟不想这么不给你们面子……”

枯心道人话音未落，竹林中又有人笑了一声：“枯心道友，在这些孩子面前吹这个大气，你也不害臊？”说着，从林中走出一个背插宝剑、手持拂尘的道士，头带一字青巾，三绺长髯飘洒，颇有仙风道骨的气度。

王静怀等人一见这位道士，赶紧过来行礼道：“六师叔，您怎么过来了？”林静常也调息完毕，也过来见礼。道士问：“静常，好点了吗？最近功力看来有长进，瞬息之间从挪移术换到玄阴真火，颇有些功夫了。”林静常低头道：“多谢清元师叔夸奖，还是我功力太浅的缘故，竟要调息这么久才能平抑气血。”六师叔清元道：“功力要一点一点练，不用太着急，否则欲速则不达。”

枯心道人一旁有些不耐烦了：“清元你这个牛鼻子，教导弟子不会回你观里去？我来问你，前两天你们天师十万火急地发信火到我鸡足山来，约我今日到龙虎山有事商议，为何我来到山前，居然是摆出了一副戒备森严的架势？我又不好破法进去，只好找这几个小子给传话了。”

清元笑道：“枯心道友，我是牛鼻子的话，你是什么？都是三清门下弟子，说这话不好吧？跟小辈开这种玩笑也是长辈该做的？来，我请你进去喝杯茶。这溪水泡茶可是天下一绝。”

枯心怒道：“哪里有这么多废话！到底你们龙虎山出了什么祸事了，



把道爷我请来，难道就是跟你喝茶？”

清元道：“这里怎是谈话的地方？道友还是随我去观里一叙吧。”

枯心道人一笑，正要举步时，突然山风大作，竹叶纷纷落下。枯心大叫一声：“何方鼠辈，竟敢暗算你家道爷！”拂尘一挥之下，拂尘的尘尾化为一张大网，瞬间即笼罩了当地，有些随风而至的竹叶打在尘尾上，竟然冒起了火花。

枯心道人左手挥出拂尘时，右手探手虚空一划，凭空中出现了六张黄色的符纸，上面有朱砂的符印。他大喝一声：“六戍潜形阵！”六符同时起火，围绕五个弟子、清元与他自己飞舞。这时，枯心道人收了拂尘插到自己道袍的后领，左右手探入怀中掏出了八支长钉，上有黑雾笼罩其上，雾影扭动，似乎长钉是活的一样。枯心道人又沉喝一声：“黄泉钉！”把手一放，长钉如有灵性一般向地下射去，转眼无踪。

枯心转头看清元道人，发现清元道人也已抽出宝剑，剑尖上发出白光，笼罩在五个莫名其妙的弟子头上。左手有一个小幡，上绘符咒，有烟云闪动。

枯心道人道：“清元老废物，刚才你看见是谁想暗算我们？”

清元道：“我刚觉得风声有异，只来得及护住这几个弟子，没看见有人。”

枯心道人冷笑一声：“管他是什么东西，只要我黄泉钉出手，不沾血是不会回来的。”正说着，他侧耳一听，欣然道，“黄泉钉回来了，暗算我们的人不死必伤。”

说话间，八支长钉从土中跃起，回到枯心道人手上，其中两支上面似乎沾有血迹。枯心道人随手把长钉往鼻子下一闻，笑道：“饶你奸猾，终究还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仰面向后倒了下去。同时，空中六道符咒所化的跳荡不休的火苗也突然无踪。

清元道人惊道：“枯心道友，你怎么了？”

周围竹林中，不知何时起了一层灰雾。看起来雾并不大，但二十步以外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觉得灰蒙蒙一片。雾中传来两声怪笑：“大

名鼎鼎的鸡足山枯心道人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破，实在让人失望。”话音很怪，似乎舌头未曾理顺的样子。

清元道人镇定了一下心神，对声音传来的地方说：“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莫非也是这次来找我龙虎山麻烦的吗？”

雾影的另一个方向又传来那个怪声：“你们龙虎山还值得我来找麻烦？一举手间，你们全派就灰飞烟灭了。”

清元道人微一凝神，忽然笑了一下，随口冲另外一个方向说：“施主还是别小看了龙虎山的这点微末的道法，施主的折向传音术与这逼雾之法、竹叶化刀之术，已经泄露了施主的行藏。”

对面雾影中，沉吟了一下回答道：“没想到这中原腹地的天师一脉竟然也有点门道。不过，你还是要说出我的来历才能让我相信你们真有这个见识。”

清元道人一笑：“阁下是扶桑人吧？密宗、神道教加上忍术，确实与众不同。”

雾影中沉默良久，一条人影从中走了出来。来人个子不高、黑巾蒙面，一身短装打扮，出来以后双手合十敬礼道：“龙虎山确实藏龙卧虎，居然今天一到就被人揭破了来历。自从你们大唐之后，我国人从来未履中土，没想到我扶桑之术还有人知道。”

背后有人冷冷地说道：“别臭不要脸了，你们那点玩意儿狗都不吃，还觉得自己满是个物似的。”正是枯心道人的语音。

来人大惊，转头一看，枯心道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站起来了，空中六道神符所化的火光突然重新出现，“六戊潜形阵法”又开始催动了。

枯心道人笑道：“既然知道道爷是云南鸡足山的枯心道人，怎么还想用血毒来毒我？要是你这点比花椒面强不了多少的玩意儿也能毒倒道爷，道爷早就不用在云南那万毒之地混了。有什么话快说吧，别耽误你上路的时辰。”

那扶桑人也冷笑一声：“这倒是我的疏忽了。不过，凭你们想把我留下，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。”

枯心道人笑道：“是吗？”左手拔出道袍衣领后插的拂尘，右手领法诀对空中的六团神符所化的火光一指。眨眼之间，火光突然大盛，外面为青色，内中为红色的火光如山一般向这扶桑人围去。

扶桑人也不怠慢，双手急做几个手印，顿脚处发出几道白气挡了一下火球，然后取出一个卷轴往两手的手印间一放，喝道：“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！”转瞬之间灰雾自全身涌出，把人包没了。那几道白气对火球虽然无甚大用，但也挡了一下来势，等火球消灭了白气到达灰雾拥起的地方时，当地已经空无一物了。

清元道人在两人斗法时，只是护住几个年轻弟子，并没有上前助阵。当扶桑人于雾影中消失后，他却一收剑尖白光，从怀袋里掏出一张五雷符抛向空中，用手中宝剑一指，五雷符落地不见，随即听得地下似乎有一片雷声渐渐远去。”

枯心道人也收了空中的火光，走到清元道人的身边问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，居然连扶桑都有人过来捣乱？看来这次你们天师一脉惹的祸事不小啊。”